

《张氏医通》体质学思想探析

姚 实 林

安徽中医学院科技处,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03 号,230038)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2005CB523505)

通讯方式:yaoshilin140@sina.com,13805692952

[摘 要] 《张氏医通》蕴含着丰富的中医体质学思想。张璐善于临证活法,随患者所禀之偏胜、形志苦乐而处方,善于通过审察患者之肥瘦及其饮食贵贱居处而辨其体质,总结出肥人多湿多痰多气虚、瘦人多阴虚火旺、膏粱醇酒厚味者多湿热、藜藿之人多禀质坚固的人群体质特点,提出根据风土不同而异治的因地制宜的治疗观,这些学术思想能够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对当今的中医体质学研究有一定指导意义。

[关键词] 张氏医通;张璐;中医体质学

《张氏医通》^[1-2]是清初张璐在引用历代医学文献的基础上,结合 50 余年的临床经验,不断修订,严加取裁,共参考医籍 130 种,十易其稿,加以阐述而成。本书分内外、妇、儿、五官各种疾病证治,并附验案,是反映张璐学术思想的代表作。本书蕴含着丰富的中医体质学思想。现探析如下。

1 辨禀赋

张璐临证善辨体质,常“临病审察,随其所禀之偏胜、形志之苦乐而为处方”,“贵在临证之活法耳”。通过辨析患者的“素禀”、“所禀”、“禀赋”、“禀质”,以知其阴阳气血之盛衰,及体内痰湿、湿热之有无,进而推断疾病的原因、确定治法及用药宜忌。

在论及小儿鹤膝风时,认为“小儿非必为风寒湿所痹,多因先天所禀肾气衰薄,阴寒凝聚于腰膝”,治疗时“以六味丸补肾中之水,以鹿茸补肾中之火,以牛膝引至骨节而壮其裹摄之筋,此治本不治标之良法”。即对于小儿肾气素衰者,其鹤膝风的治疗不能拘泥于“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之定论,而应以调节体质偏颇为主。

在经候门论及无子嗣的治疗,认为辛热壮火之剂,“若施之于气虚精寒之人,固所宜然,设概用于火旺精伤者,得不愈伐其阴乎”。进而探讨无子嗣的原因,认为“人之所禀不同,勇怯各异,有因男子真火式微者,有因湿热伤精者,有因妇人胞门浊腻者,有因血海虚寒者,有因子宫枯燥者”。张璐关注无子嗣者的所禀和勇怯,对于气虚精寒之人,才可用辛热壮火之剂,而对于火旺精伤者,大辛大热之剂断不可用。

“诸气门上”记载,其治疗 1 例眩晕痞闷之疾,病由“青年罢职,乐志林泉,偶因小愤”所致。3 个月来

服豁痰利气药不应,反觉疲倦,饮食日减,下元乏力。张璐详细诊断后认为病因是“素多痰湿,渐渍于水土二经,复加剥削之剂屡犯中气,疲倦少食,迨所必至”,治疗时“先调中气,输运水谷之精微,然后徐图温补下元,为疏六君子汤加当归兼调营血”。即素多痰湿之体,脾阳多不运,不可用攻伐之剂损伤脾胃之气,而应以六君子汤健脾祛湿为主,待标证一去,尚应长期服用温补下元之药,以补肾健脾,调痰湿之体。

在探讨药蛊的成因时,认为“若禀质素弱,及病后产后,亡血脱泻之后,不能即愈,日以汤药为务,多致轻者重而重者剧,病气日增,饮食日减,以致寒热咳嗽,吐痰吐血,诸证百出,而犹以为药力未逮,邪热未除,日以清火消痰为务,遂成药蛊之病矣”。即体质素弱者,病后不宜多过多服用攻伐之剂,宜中病即止,以补虚之药继之,否则易致药蛊之患。

在“诸伤门”认为“素禀湿热而挟阴虚者”多见于“膏粱辈”,多为“体肥痰盛之人”。其治疗“又与寻常湿热迥殊。若用风药胜湿,虚火易于僭上;淡渗利水,阴津易于脱亡;专于燥湿,必致真阴耗竭;纯用滋阴,反助痰湿上壅。务使润燥合宜、刚柔协济,始克有赖,如清燥汤、虎潜丸等方,皆为合剂。”这种非常有见地的论述,解决了临床上湿热兼夹阴虚治疗的棘手问题。

张璐常用达生散(紫苏饮去川芎加白术、苏杨脑 3 枚,紫苏饮为四物汤去地黄加紫苏、陈皮、大腹皮、人参、甘草、生姜、葱白)治疗妇人难产,善于随母之性禀与时会加减,服者无不应验。其族妹苦于难产,“遇胎则触而去之”。张璐“视其形弱而勤于女工,知

其气虚”，于是用补母气以养胎的方法进行治疗，即母亲在妊娠 6 个月时，服用紫苏饮加补气药数十剂，这样就“得男甚快”。

对于虚羸者，其药量宜轻，如用茸朱丹治肾虚火炎头痛，“强者倍加，羸者量减用之”。用“白散（玉函）治寒实结胸”，“羸者减之”。

2 察肥瘦

辨禀赋体现了张璐临证重视辨识体质，但并未言明具体的辨识方法，而察形体肥瘦则是张璐辨识体质的重要方法。书中多处论及“肥人”、“形盛之人”、“肥白人”、“肥大肉厚赤白者”、“苍黑肥盛之人”、“体肥痰盛之人”、“素禀丰腴”、“禀质肥盛者”、“湿热肥盛之人”、“肥盛多痰湿者”、“肥盛色白痰多者”、“肥盛气虚者”、“瘦人”、“形瘦之人”、“黑瘦者”、“素禀清瘦”等。大抵肥人多湿多痰多气虚，瘦人多阴虚火旺。张璐在临证时常根据体型肥瘦，推断病因、预后，决定疾病的治疗及“治未病”方法。

2.1 根据体型，推断疾病的病因

认为“形盛色苍，肌肉腠坚者，必多湿多痰”。认为“妇人肥盛，阴冷者，多是湿痰下流所致”。对于阴痒者，认为“阴中痒，亦是肝家湿热”，而“瘦人燥痒属阴虚”。

2.2 根据体型肥瘦，推断疾病的预后

如论及脚气的预后，认为“其人本黑瘦者易治，肥大肉厚赤白者难愈。黑人耐风湿，赤白不耐风冷；瘦人肉硬，肥人肉软，肉软则受疾至深，难愈也”。又如，对于用下法治疗“大便不通而腹中雷鸣者”，认为“肥人下后，多有脱泄不止之虞，瘦人汗后，每多干热不止之患”。对于“噎膈之人”，认为“体肥痰逆者可治，枯癯津衰者多不可治”。对于妊娠痼症，“若妊娠形盛色苍、肌肉腠坚者，必多湿多痰，无论何疾，必显湿热本病，脉多滑实有力，绝无虚寒脉弱之候”。即禀质强壮者，在发病倾向上其证候不会演变为虚寒证。

2.3 根据体型肥瘦，决定疾病之治疗及宜忌

认为“瘦人阴虚多火，忌用燥药”。对于眩晕的治疗，认为“肥白人眩晕，清火降痰为先，而兼补气药；黑瘦人眩晕，滋阴降火为要”。对于“腹中窄狭”者，认为“肥人乃是湿痰留滞，气不升降”所致，治疗“当行气燥湿，越曲、平胃为主”；而“瘦人乃是阴虚火旺，熏蒸脏腑”所致，治疗当以“逍遥、左金降火开郁为主”。对于痰火的治疗，若患者“形体虽肥，而色白气虚”，“则以六君子汤加竹沥、姜汁”；若“瘦人阴虚

多火”，则以“六味地黄去泽泻合生脉散，使金水相生，自然火息痰降”。如以辰砂七珍散治疗产后血虚不语，注明“肥人，加半夏、茯神、僵蚕；瘦人，加当归、蝎尾、钩藤”。对于不孕的治疗，也视体型肥瘦而异。认为“肥白人不孕，多见痰湿内阻证，予导痰汤……如黑瘦多火人不孕，多见胞血枯而精被烁，四物汤易生地加芩连，养血清热”。对于自汗不止的治疗，根据患者体型肥瘦而异。论曰：“故治肥盛之人，溃疡多汗，则宜托里消毒散加减；气虚形盛者，则宜六君子为主；酒客则加藜蘆、泽泻之属；形瘦之人，溃疡多汗，则宜保元汤加归、芍，或生料六味加枣仁救其津液。”

2.4 根据体型肥瘦而定“治未病”之法

张璐认为当时湿热证的治疗，“皆治标之法，绝无治本之方”，故而认为，“苍黑肥盛之人，及酒客辈，皆素多湿热”，其治疗应“在无病之时，即宜常服调气利湿之剂，如六君子加黄连、沉香、泽泻之类，夏秋则清燥汤，春夏则春泽汤加姜汁、竹沥，使之日渐消弭，此谓不治已病治未病也”。即对肥盛湿热体质的人，应平时常服清利湿热之药，以达到“治未病”之功。

3 问饮食贵贱

问饮食贵贱，也是张璐辨体质的重要方法。大凡贫贱者常以藜藿充饥，富贵者多食膏粱醇厚味，故贫贱者与富贵者的体质常迥然有别。张璐常称之为“酒客”、“多饮人”、“富贵人”、“肥贵人”、“膏粱本虚之人”、“膏粱之人”、“膏粱过厚之人”、“膏粱肥盛”、“酒客膏粱”、“膏粱柔脆之人”、“膏粱豢养者”、“膏粱逸豫”、“豢养柔脆之家”、“藜藿劳勤之人”、“力作劳勤躯体坚韧之人”、“藜藿艰虞之辈”等。张璐认为，“膏粱太过，食积为痰”，“膏粱之人，醇酒厚味之湿热不得施化”，“膏粱肥盛，多味痰湿热”，“素禀湿热而挟阴虚者，在膏粱辈，每多患此”，由此可知膏粱醇酒厚味者多见湿热体质。张璐在推断疾病的病因、预后及确定治疗方案时，常先了解患者的饮食贵贱。

3.1 推断疾病的病因和发病倾向

认为肿疡乃“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皆因膏粱厚味，七情阴火，或炙爆甘美积毒，气血不和所致”。即恣食膏粱厚味，酿酒生热，发为肿疡。对于暴脱之患，认为“每尝见于膏粱充饫之家，藜藿艰虞之辈，未之有也”。即膏粱之家，体质柔脆，易有暴脱之患。认为“脾伤不能收精”为药蛊的病因之一，其证多见“脏气固结不舒而羸瘦腹大”，关于其发生

人群,认为“此性膏粱豢养者有之,在藜藿劳勤之人,未之见也”。认为膏粱厚味者易发痼疽,论曰:“背恶寒疼重寒热者,为发痼疽之兆,膏粱多此。”

3.2 确定治疗方法及用药宜忌

贫贱者耐攻伐之剂,患病易愈;而富贵者耐补益之药,罹病难瘥。其对富贵贫贱之治不同的原因详加论析:“若夫膏粱之治,与贫贱之治,迥乎不侔。夫膏粱之家,素嗜肥甘,肌体柔脆,譬之阴地草木,未经风日,奚堪胜任,况一有微病,即日历数医,虽具法眼,亦难独出己见,稍用一有关之品,即众口讷讷,功未见而咎有归,此亦世道使然,无足憾也。而贫贱之家,日甘粗粝,风霜切体,纵有疾苦,力能胜受,即或从事医药,则专任于一,虽证剧可危,尚堪重剂推扳,功成反掌。”张璐在临床实践中常常遵从贫富异治的原则。对于肿胀之疾,可用泻法治疗,但应视患者贫富而异,认为“可施之于壮盛,及田野之流,岂膏粱老弱所能受”。对于久治不愈的黄痺和疳黄者,可用温中丸、枣矾丸,但张璐强调指出:“然此仅可治实人,及田家力作之辈,若膏粱柔脆之人,未可轻试也”。张璐驳斥“产中禁用人参”之说,认为“产中误用人参为害者,皆是力作劳勤躯体坚韧之人,虽有疾病,祛之则安,奚俟补为,设强与服之,心胆先裂,是不能无助火发热、凝滞恶露之患矣。若夫膏粱逸豫、豢养柔脆之家,平时惯服,服之泰然”。即产中藜藿之人可用人参而膏粱之辈不可服用。对于丹方治乳痛初起,用蒲公英草捣汁,和陈酒服,以滓敷肿处即消。但张璐强调:“然此施于藜藿之人辄效,若膏粱七情内郁所致者,良非所宜。”对于“脾家痰气宿滞,及蕴积少阳经中风热之邪”,治疗时“乃于小柴胡中除去人参,益入青皮、白术、厚朴、草果一派克削之味”。但强调指出:“在藜藿之人,固为相宜,若膏粱豢养柔脆者,即有留滞,亦难胜此。”总之,张璐认为,攻法宜用于体质壮实的贫贱之人,不宜用于体质虚弱的富贵之辈。

4 审方宜

《素问·异法方宜论》已论析了五方之人体质有异,张璐临证时也根据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质特点而灵活用药。例如,在“诸伤门”论及虚损的治疗,一般虚损宜治以扶脾益肝,但也有医家用三黄、四物等方治疗,其中三黄为攻伐之药,用于治疗虚损,是“风土不同故也”。对于西北之人和东南之人的虚损之疾,其治疗应当有别。“西北之人,恒食煤火……是以西

北之人,患中风者多,虚羸者少,即或有之,惟以苦寒清火为务,虽有虚证,无藉辛温也。”“东南之人,惟食薪火……是以东南之人,患中风者少,虚羸者多,纵有肝邪,最忌苦寒伤中之剂,虽有木郁,难于升发也。”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质特点虽有其共性,但也有个体差异,不可一概而论。张璐进而指出:“然西北之人,岂无真阳虚剧,宜用姜、附者;东南之人,岂无邪热亢极,宜用芩、连者。”

在“中风门”中,认为西北之人与大江以南之人中风的治法有别。其原因为“西北土地高寒,风气刚猛,真气空虚之人,卒为所中”,中风多为外中风;而大江以南,“天地之风气既殊,人之所禀亦异,其地绝无刚猛之风,而多湿热之气,质多柔脆,往往多热多痰,真阴既亏,内热弥甚,煎熬津液,凝结为痰,壅塞气道,不得通利,热甚生风”,多为类中风证。对于“真中外来风邪之候”,其治当“先以解散风邪为急,次则补养气血”;而类中风是“内虚暗风,确系阴阳两虚,而阴虚者为多”,其治疗“与外来风邪迥别,法当清热顺气开痰以治标,次当补养气血以治本”。这里张璐详细论析了西北之人与东南之人所患中风的类别及其治法上的差异。

总之,张璐通过临床实践,总结出肥人多湿多痰多气虚、瘦人多阴虚火旺、膏粱醇酒厚味者多湿热、藜藿之人多禀质坚固的人群体质特点,提出根据风土不同而异治的因地制宜的治疗观,这些学术思想能够有效地指导其时的临床实践,提高临床疗效。目前中医体质理论已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特征3个方面全面地辨识人体的体质状态,重视后天环境因素及生活习惯对体质类型的影响^[3]。但张璐的中医体质学思想对当今的中医体质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宜在中医体质类型的临床流行病学调查中对上述人群的体质特点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 [1] 张民庆,王兴华,刘华东. 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张璐医学全书[M].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41-549.
- [2] 路京达,张遥,余瀛鳌. 清代名医张璐生平及其著作[J]. 上海中医药杂志,1987(8):42-44.
- [3] 王琦. 9种基本中医体质类型的分类及其诊断表述依据[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8(4):1-8.

(收稿日期:2010-11-24;修回日期:2011-01-02)

[编辑:李 巍]